

貪相

魯人



讀書，讀到幾段小故事，覺得很藉以諷一下今，便轉述如下，以饗諸君。

東海有個喪母的孝子叫郭純，想起老母親的恩澤便涕泗四濺，每哭必有一群鳥彙集到他家庭院。人以為是至孝感動生靈，這在當日是很高尚的。於是，稟告官府，官府派人來檢驗，果然群鳥應慟哭之聲從天而降，於是，上奏朝廷，立得旌表門閭。後來有人發現，原來那郭某每哭必撒食於地，群鳥便奔食而來。久之，鳥聞哭聲即蜂擁而至。

北宋時，有道人自稱得丹砂之妙，三百餘歲，顏如弱冠。於是不論貴賤皆趨之若鶩，抓大把銀子前來求丹，幾近門框擠爆，甚至時有朝廷官員亦前來造訪。一日道人正與人飲酒方酣，有報：「郎君從莊上來，欲參觀。」道士怒斥欲逐之。有客勸道：「賢郎遠來，何妨一見？」道士礙於情面只好招他進來，大家見時竟是一個個佻垂暮的老叟，道士將他訓斥一番，仍舊轟走，並餘怒未消地對席上的賓客道：「我這小兒又愚又傻，就是不肯服食丹砂，結果成了現在這副德性，還沒過百歲，已經形容枯槁，整日遊蕩在村野間無所事事。」眾人越發覺得他神了。後來有人私下詰問道士的親友，才知道「個個者，即其父也」。

有三個婦人僱了三頭驢遠足，驢的男主人隨行趕驢。半途，一少婦欲方便，便對另一位道：「緩行俟我。」少婦下驢時，驢主人好心扶她，少婦便與其調笑，令那男人春心盪漾。少婦再上驢時，表示自己身體不適，對那男人說：「我心痛不能急行。」便讓那男人先去追前邊的兩個婦人告知一聲，男人應聲往前追了半天終不見影，只好氣喘吁吁地在道邊等少婦。那知少婦也早轉身溜

走了。

明嘉靖年間，松江有一頗有才學的監生，卻酷信丹術。有一個丹士先以小試取信於他，之後騙了他一大把銀子逃走。監生憤恨不已，各處遊歷誓要找到那個騙子。蒼天不負苦心人，一天，還真讓他撞見了。他正欲抓騙子見官，那丹士卻邀他進了酒店，一番道歉賠罪後，對他說：「我們這些人得了金錢，便花天酒地，一時便花盡了，現在東山有一大戶人家，我已經和他簽訂了煉丹合同，我跟他說等我師傅一到就開煉，你現在若肯假扮我的師傅，別說補償你賠的銀子，還能賺更多的銀子哪！」監生被說動了心，剪了頭髮換了服裝，到了那大戶人家。他談鋒健勁，令事主異常欽佩，便將煉丹之事委其徒弟丹士。誰知那丹士故計重演，又將金銀洗劫一空，監生則被歸了官。

郭純不純，只為貪名，貪名不單可以感動社會，還可以被舉孝廉，不知那郭純可曾被舉，但如此投機，做了官正不知會是什麼德行。上了道士當的一群人則是貪壽，人的生命是有自然規律的，雖說可以科學延長，但乞求吃丹藥以萬壽無疆，則只會財空而人氣灰心竅，倒會短命了。驢主人是貪色，被美人一撩撥，便色溢春心，人必愚蠢至極，致一天失了三頭驢，也是個教訓。監生是貪財，自己被騙，卻想從別人那騙回來，結果，與騙子狼狽為奸，反讓自己跌進更深的坑裏。

貪是人性中一顆潛伏的惡瘤，怎樣剔除它，或是不讓它發作，是人們該認真對待的問題。不去此瘤，總想用些歪門邪道護住它不給自己帶來噩運，只是痴心妄想。君不見近年內地被抓的貪官，有的家裏供了十幾尊佛，有的將大師贈送的靠山石擺在辦公室，結果，都未能逃過牢獄之災。其實，人的靠山本是道德，非要換着貪婪，最終是靠不住的。結果，靠山一倒，貪相畢露。

胡志明的一日三餐

李家忠



上世紀四十至六十年代，胡志明作為越南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始終保持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本色。他要求越南黨員幹部要做到「勤儉廉正、至公無私」，自己則率先垂範，身體力行。他沒有妻室兒女，沒有個人存款，沒有屬於個人產權的住房。就連每日三餐，也十分簡單。

據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胡志明的早餐經常是一碗粥、幾塊白薯，或一小片麵包和一杯牛奶，有時也吃一碟糯米飯。兩餐正餐基本上是每餐三菜一湯。三餐中是兩鹹一淡，兩鹹中一道是瘦肉、雞肉或烤魚，另一道是茄子沾魚露、檸檬汁，有時加一點辣椒；一淡是一盤水煮蔬菜；一湯則根據時令的變化，有時是白菜湯，有時是酸豆角湯。三餐中間有時喝一杯牛奶。

胡志明從不吃生菜，他最喜歡吃加一點薑絲的乾燒魚，主食只吃兩小碗米飯。有一年越南糧食歉收，百姓只得在米飯中摻進玉米，胡志明便提出在自己的米飯中也要摻進玉米，與百姓同甘共苦。胡志明要求炊事員掌握好飯菜的數量，爭取做到每一次全部吃

光。如有飯粒掉在飯桌上，他肯定會揀起來吃掉。飯後一般是吃一隻香蕉，或一個橘子，有時也吃一個蘋果。

一次，廚師特意做了一道「雞蛋肉餅」給胡志明改善伙食，心想胡志明一定會多吃一些，但飯後發現這道菜原封不動地擺在桌上，廚師感到非常困惑，又不便當面詢問，便託胡志明的秘書幫助了解個中緣由。事後秘書告訴廚師說，胡主席很喜歡吃「雞蛋肉餅」，只因那份肉餅太大，如吃不完剩下一半，別人不好處理，會造成浪費，所以只好不動筷子。

胡志明居住的高腳屋沒有衛生間和餐廳，連自來水也沒有，胡志明每天要三次步行到主席府內的平房餐廳就餐。從高腳屋到平房餐廳的距離約二百米，胡志明說，步行去用餐也是一種鍛煉。遇有雨天，工作人員提出要把飯菜送到高腳屋來，胡志明不同意，他說：「這樣雖自己不會淋雨，但工作人員會淋雨，你們是願意讓一個人辛苦，還是願意讓更多人辛苦？」

有人認為應該讓胡志明吃得更好一些，胡志明則說，他並非不知道有更好吃的東西，但要看什麼時候：「在人民還很窮、多少百姓還吃不飽穿不暖的情況下，我們在首都

河內怎能忍心吃得太好？」胡主席經常囑咐廚師要精打細算，要保證營養和簡樸，保證衛生，不多不少，每餐都吃光，不要剩下。

胡志明一日三餐，從一個側面也反映出他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本色與道德風範。一九四六年，身為越南民主共和國主席的胡志明，一次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我絲毫不貪圖功名富貴，現在我擔任國家主席，是因為接受了同胞們的託付，必須努力去做，就像一名戰士奉國民之命奔赴前線一樣。什麼時候同胞們讓我告退，我將十分高興地告退。我只有一个願望、最大的願望，就是如何使我們的國家能完全獨立，我國人民能獲得完全自由，每個同胞都有飯吃，都有衣穿，都有學上。至於我自己，我將建造一間小屋，那裏有青山綠水，可以釣魚、種菜，終日同砍柴的老人和放牛的兒童結為朋友，與名利不發生任何關係。」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日胡志明逝世後，周恩來總理曾專程前往河內弔唁。在同越南領導人會談時，周總理說：「胡主席的共產主義品質、對勞動人民的關心、他的革命意志、同敵人鬥爭到底的精神、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幾十年如一日，值得每一個共產黨員學習。」

加繆精神領空之探尋

胡艷麗



加繆（Albert Camus）一身兼具小說家、哲學家、戲劇家和評論家等多種身份，他的作品總是有着太多的面，在作品或豐富或寡淡的情節背後，有着層層的哲學隱喻。在《阿爾貝·加繆：自由人生》一書中，馬丁·梅耶將加繆不同時期的作品前後貫穿，融合加繆生活的時代背景以及切身經歷，緊緊抓住「荒誕」、「反抗」、「自由」等關鍵字，一層一層解析加繆的作品，既透視了加繆不同作品間人物的關聯性，又通過人物的變化，透見加繆的思想變遷，以及那些深藏的哲學命題。

比如梅耶解讀加繆的《幸福的死亡》（又譯《快樂的死》）和《局外人》（又譯《異鄉人》），兩書的主角梅爾索和默爾索他們同樣都不關心社會規範和公認價值，表現出對外物外物的漠然，而且又都成為了殺人兇手，兩書有着明顯的關聯性。前者是「更為久遠的、不斷向前追溯的先行者」，而後者則「渾然一體的表現了多層意義結構」，延展了作品的內蘊，在疏離與荒誕的社會產生了更多的共鳴，其實在人們自以為有意識的表象下，內心深處都住着一個「默爾索」。梅爾索對生活尚有衆多欲求，而默爾索則「進化」為一切皆無所謂，只是活着，他們共同勾銷了社會公認的道德標準。

哲理隨筆《西西弗神話》（又譯《薛西弗斯神話》）則同《局外人》共同構成了一個事物的一體兩面。「《局外人》展現了令人感傷的被放大的神奇西西弗」，而《西西弗神話》則痛快淋漓地將小說背後的隱喻攤開到紙面，直述人生的荒誕，以及面對荒誕的堅守和反抗。到了《鼠疫》中，加繆筆下曾經反覆出場的「局外人」變成了「局內人」，他們由漠然的消極反抗，變為了以積極的行動抵禦災難，

對抗荒誕，人性的光芒超越了黑暗，在荒誕中實現了面向自由的突圍。

加繆的作品，探尋得越深，越令人着迷，像迷宮般每發現一個隱喻的開關，就等同於進入了一個新的世界。同時，加繆的作品中又時常嵌入舞台劇，以至整本小說頗有局中局、戲中戲的效果，我們閱讀小說，而小說中的人物審判着戲劇中的情節、體味着劇中人的情感。最終兩重天下下的兩重世界又會在加繆哲學思想的引導下，指向一個共同的主題，即人與世界、與存在、與意義的關係，類似人類生存的終極之問。

談及加繆便不能迴避其與曾經的好友沙特（Jean-Paul Sartre）的論戰，政治與哲學糾纏，孰是孰非並不能下定論。加繆在此問題上幾次選擇迴避、退隱，假如將這種迴避與隱理解為其對過往友誼的尊

重，更有利於維持大師風範，然而伊莉莎白·豪斯卻在《加繆，一個浪漫傳奇》中指出，這些會對他造成了沉重的打擊和傷害，在他獨自面對自己的時候，都不願觸及心底的痛，甚至讓這位「鬥士」一度消沉。即使是才華橫溢，哲思深邃如加繆，作為個體的人他仍然是脆弱乃至無助的，在一生的放逐流浪中，與那些美麗而又才華橫溢的女子們深情的眷戀，或許是加繆唯一獲得溫暖、尋獲支撐的途徑。

若想更深入地理解加繆的精神領空，這本《阿爾貝·加繆：自由人生》更適合幫助讀者探尋他作品的秘密寶藏，理解這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作品的深邃含義，而若想在人生及情感經歷方面了解加繆，還需在豪斯所著的《加繆，一個浪漫傳奇》中慢慢品味，那裏有真實而生動的加繆。



▲《阿爾貝·加繆：自由人生》，黑龍江教育出版社今年一月出版 作者供圖

自輕與自重

劉誠龍



作秀之譏，之譏作秀，非今日有之。西漢那會，便以有以作秀而譏刺人了。扶風平陵（今陝西咸陽西）人張湛，會歷任太守、都尉、左馮翊，張公便是人稱作秀之人，平時不太愛說話，一說話，便向人作揖打拱手；見人便握手，握手便使勁搖，得搖三五分鐘；見領導要握手搖，見下屬也握手搖，路上見了老農民，也是握啊握，搖啊搖，所謂是「矜嚴好禮，動止有則」。

好吧，在外面禮性巴巴的，逢人輪笑，遇人燒香，那是交際之需，生存之道；而張公回到家裏見了老婆，也是敬個禮，見了孩子，先要握個手（「雖遇妻子，若嚴君焉」）；一個人獨處一室，衣裳革履，穿戴整齊，獨行一路，也是風紀扣扣得嚴，腳踏腳踏走正步（「居處幽室，必自修整」）。同事與朋友便笑他，你這是作秀吧，太虛偽了吧（「人或謂湛偽詐」），這話帶刺，刺也太尖，張公卻不惱，笑道：「我確乎是偽君子。您不覺得，我這偽君子與別的偽君子不同嗎？他者偽君子，意在作惡；我當偽君子，是一心向善，難道不可以嗎？」（「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

話說張公衣錦還鄉，當了那大的官，大風起兮歸故鄉，也得拿腔拿調，做勢做派，才受人尊敬吧。人情常常是，你越是顯得不好親近，似乎人就越尊敬你；你越顯得好親近，好說話，好打交道，他往往從心裏瞧不起你，有好事不給你，有好處不與你，該你得的，未必能得到——你若當一副老農民樣子，作一個老街坊模樣，你看看，周圍人對你還恭敬不？很多有地位的人，有身份的人，都是愛作的，臉色作，言語作，舉止作，裝模作樣，裝神弄鬼。問題是為何大家要這麼裝呢？裝，或者人家真敬畏你，哎喲，那真是個人物；若是粗布葛衣，若是低眉順眼，眾人便輕慢。人情如此，不裝行不？

張公回家鄉，「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不坐轎了，從轎車裏出來，一步步走，隨行的悄悄提醒他：「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您老德高望重，官那麼大架子得更大才是，才贏得他人看重，您自己如何輕看了自己呢？張公謂：「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回到自己家鄉，應該向鄉親們翰禮節，哪裏是自輕呢？

不曉得張公這舉止贏得了更多的尊重，還是自取了更多屈辱。很多時候，你不裝自重，人家真輕看了你。到得一

處地方，比如宴席上，你亂坐位置，本來是該坐主位的，你坐上了接菜的位置，人家會因此敬重你，還是會因此怠慢你？人啊，有時真是這樣，你把自己當人，不把他人當人，他人倒把你當人，不把自己當人了；反之也是，你不把自己當人，把他人當人，他人不把你當人，反把自己當大人了。

不是這樣的？且說李白。李白騎驢登華山，到得華陰縣衙，說不自輕嗎？他逢衙門不下驢，算自重；說自輕嗎？他騎驢沒騎馬，沒招搖。怎麼着呢？華陰縣令見了很生氣，喝令左右曰，哪裏來的大膽狂奴？給我拿下。家丁一哄而上，將李白捉了來。

怎樣處理？罰款，打屁股，投監獄？都有可能。縣令喝問：「哪來狂奴，敢在縣政府撒野？」李白不慌不忙，操起筆來，寫了一段自重之文：「予生西蜀，身寄長安天上碧桃，慣餐數顆。月中丹桂，亦折高枝。曾使龍巾拭唾，玉手調羹；貴妃捧硯，力士脫靴。想知縣莫尊於天子，料此地莫大於皇都。天子殿前尚容吾走馬，華陰縣裏不許我騎驢？」

李白把自己當大人物，你敢輕視他嗎？自輕的李白，縣令瞧不起，要拿辦他；自重的李白，縣令馬上尊重他了，當上司供；李白自輕，縣令昂然自重；李白自重，縣令頃刻自輕。你自重，他重你；你自輕，他輕你；你若重他，他倒是自重；你若輕他，他便自輕了。你不擺架子，奈何有些人便不在心目中給你擺位子呢？你不把他當人，把他你當人；你把他當人，他不把你當人了。

現在來看張湛，該對他舉手致敬，地位那高，而為人低調，人品好啊；不解的是，他人品那高，何以時人輕慢他？「人或謂湛偽詐」。現在來看李白，我們或有點瞧不上他，顯甚擺？提甚勇？誇與大人物交集，個人修養與內涵未免太差；可是，李白當時不靠裝裝自重，能贏得他人相重？

自輕，時人相輕，塵世相輕；自重，時人相重，塵世相重；其中輕與重，是什麼使然？是世俗吧。自輕，後人相重，輿論相重；自重，後人相輕，輿論相輕，其中輕與重，是甚使然？是心靈吧。世人臉面之上都生了兩隻勢利眼，是人胸懷之裏都裝了一顆是非心；自輕與自重，便這樣常常對沖，世俗與心靈嚴重對沖。

何以在自重與自輕中自取？得看你取哪一頭，你想在世俗中輸贏，還是在心靈中輸贏？換言之，你看重的是人品，還是物品？若看重人品，不必太把自己當回事，且自輕；若看重物品，那得與世沉浮，且裝自重。

新字號 老味道

馮進



二〇一五年的最後一天，從台灣出差回家的我和港澳遊剛歸來的飯館女老闆郁總終於有時間坐下來，在她的飯館細談。

郁總是我高中同學小徐的小學同班同學，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初次見面，因為高中同學聚會選在她的飯館。早聽說她的餐飲生意十年前開張，主打錫幫菜，在本地很有口碑。這次得知郁總居然是同齡人，更有興趣聽她的故事了。

郁總讓同為無錫人的中餐行政大廚安排了幾個菜：清炒蟹粉，冬筍雪裏蕪，水芹乾絲，「吊雞露」（乾蒸母雞），乾燒臭鱖魚和水煮魚。前四道是本地家常菜，最後兩道則是飯館開拓新路的嘗試。

乾燒臭鱖魚是徽菜，和一般店家用事先醃好的半成品不同，他們購買鮮魚自己醃製後再烹飪。盤中整條魚頭尾俱全，外觀金黃鮮紅，夾開後白色「蒜瓣」肉緊致鹹辣，為適合本地口味略增甜味，十分適合下飯。水煮魚是川菜，粉條豆芽辣得夠味，用料新鮮，魚塊口味清爽。幾道本幫家常菜食材不簡單，烹烹不馬虎。蟹粉是正宗淡水蟹活拆，

鮮香味腴。冬筍是時鮮，加雪裏蕪鹹菜清炒，鮮上加鮮。吊雞露用小母雞乾蒸而成，黃澄澄的清湯特地盛放在小時家裏放菜的搪瓷罐裏。雖是懷舊菜，但對照現在飯館傳統食材難得、原料品質下降的總趨勢，何嘗不是反璞歸真的創新呢。

此店的菜式，裝修無處不顯示了推陳出新、傳承創新的結合。我們在此店的一個專廳吃飯，這裏原本是餐館背後一座兩層樓的洋派紅酒屋，一樓尚有吧檯，仿真壁爐上方擺放紅酒瓶裝飾，牆上掛油畫，門口慶祝聖誕的字樣還在，包廂內的牆上張掛民國女子的月份牌畫。

郁總說，過了元旦要重新裝修，適合餐館的轉型。青花瓷「八大碗」的本幫土菜仍然會保留，但要吸收中餐其他派系的菜式，也開始供應西餐。只是他們不經營如今商業綜合體流行的「時尚菜」，在食材檔次、品質上絕不敷衍。

專廳與主樓通過樓梯在後背連接，共用一個廚房。懸掛啓功手書匾額的主樓是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始建於一九二八年，原是本地民族資本家周家的鼎昌絲廠，解放後改為國營無錫絲織一廠。清水磚牆、紅磚煙囪的外觀民國範兒十足，室內裝潢也打懷舊牌，

樓梯轉角處擺個古色古香的藥櫃（飯館供應營養藥膳）。二樓大廳建了「和平劇社」的戲台，每周六晚現場表演話劇小品。包廂裏的紗布窗簾後，工筆仕女圖若隱若現。進門處的實木多寶格旁邊放置了幾小盆綠色多肉植物，給冬日平添俏皮活潑。

郁總從紡織業做起，後來搞房地產，現在又做餐飲業，衣食住行皆有涉足。目前名下共四家食肆，對外開放的除了這次參觀的這家總部外，更早開張的是位於無錫城郊結合部的一間花園餐廳，也是我們高中同學聚會的地方。另外承包了兩家事業單位的餐廳，一家在市中心，另一家在市勞動保障局。店裏的大廚、主管都在本市多間老字號酒店、飯店工作過多年；老闆的先生小武哥則曾是五星級酒店浸淫西餐二十年的大廚。

事業十幾年，郁總寫文、開店、雲遊四方，從業輝煌而生活豐富。她笑言當年開飯館是「受了朋友騙」，能堅持下來是不服輸的性格使然。其實，她家學淵源，父親善於寫作，母親精於烹飪，她擁有味蕾敏銳的舌頭，又一向慷慨好客，熱衷於發掘傳統飲食文化。她的這家「有文化」的飯館能經營得有聲有色，是她的天分、毅力、創意和熱情的最好見證。